



缝补起来的父亲

□李晓

那年秋天，一只仙鹤从天而降，父亲一脚踏上去，从老街腾空，去了云霄漫游。这热气腾腾的世间，多了一丝冰凉。

母亲有天趴在阳台望云，一朵大象般缓缓下坠的白云，似在降落大地。母亲突然叫出声：“你看，你爸爸从云里下来了。”

这当然是母亲的幻觉，同父亲的婚姻生活相守了58年，两个人的生命之根缠绕绕在一起，早已无法分离。父亲远去白云以后，在我的肉眼可见里，母亲的身体很快枯萎了，父亲这棵树，供给着母亲的生命养分。

我是一个写作者，很想准确完整地写出父亲的形象，但事实上，这只是一个儿子的野心，我无法也无力去走进父亲的一生。早年，在父亲严厉的要求中，我躲避着他。人到中年，父亲老去，腿脚行走的不方便，让他整日困顿于老房子里，双眼浑浊发蓝，长吁短叹着人生的漫长又短暂。去老房子里看望父亲，父子之间往往是以沉默面对沉默。特别是面临父亲疾病折磨中的多次住院治疗，没有基本的自理能力以后，他失去了作为一个体面男人的尊严。

有一次在医院，父亲呻吟一声后说：“还不如去死。”我安慰他：“活下去，您还没看到孙子结婚。”我的这话，电流一般刺激了父亲，他艰难地支撑起病体，面对我说：“我要活下去，该抢救我的时候，还是要抢救一下。”父亲的眼神里，不再是自暴自弃，充满了对生命的强烈渴望。

有一件事，让我与父亲的关系，冰封了30多年，甚至对他怨恨。

我10岁那年，全家人在吃了一个腊猪蹄炖土豆后，做出一个重要决定：把我过继给村里一个杀猪匠家养育。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，父亲最疼爱的是他。

村里的王姓杀猪匠快50岁了，和妻子还没生育。杀猪匠说，有不下娃，我也不急，那是命。其实他不服气，他做梦也想要一个娃，看见墙上贴的娃娃像，也要扑上去抓，去拥抱。

“儿子，从此你就在我家，我们好好养你，一周给你煎一个鸡蛋吃。”杀猪匠说。我懂事地点点头，按照事先要求，我叫了声“大爷”“大妈”。杀猪匠夫妇和我，搂在了一起。我11岁那年下半学期，我的一篇作文在全县获了奖，“大爷”要陪我去县城大礼堂领奖。我妈听见这个消息，来到杀猪匠家，哭着跪下，要把我领回去。杀猪匠愣了愣，最后还是无奈地同意了。杀猪匠事后对村里人说，他认命了。

这件事在我心里栽了根，我无法原谅父亲的偏心。

直到父亲78岁那年大病住院，母亲才跟我说起当年把我送到杀猪匠家的缘由。母亲说，我9岁那年去村里“谭瞎子”那里算过命，“谭瞎子”一口咬定，说我活不过10岁，如果活过了，才能真正算作父母的儿子。母亲哭了，求他，有啥办法？“谭瞎子”叽叽咕咕了好大一阵子才说，送给王姓杀猪匠家养吧，杀猪匠才镇得住邪气魔气。

母亲叹了一口气对我说，你也是爸的儿，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们咋不疼你啊？送你到杀猪匠家后，你爸爸常常半夜溜到他家，想把你抱回家。

那年在父亲的病床前，我心里冰封多年的河流解冻了，我紧握住他那青筋如蚯蚓般蠕动的手，咽下了心里想说的话。

父亲远行以后，我请了他一些健在的老同事吃了几次饭。我知道，我是在这些老同事的叙述里，在他们身上感受着父亲的温度，也一针一线缝补出一个我不知道的父亲来。

白发苍苍的老同事们对我一点一滴追忆着父亲的往事。

一个和父亲在县委机关工作的老同事告诉我，父亲在给县委主要领导做秘书时，兢兢业业工作，时常看到父亲跑步到绿色吉普车前给领导开车门，或者手里提着公文包埋头匆匆前行。有天晚上，这个同事看见父亲在树下抽烟，这令同事大为惊讶，在他印象里，父亲是一直不抽烟的。那天晚上父亲告诉他，给领导写讲话稿卡壳了，就抽一支烟再回办公室写。一个在区里与父亲一起工作的同事告诉我，那年我不到20岁的大哥去世后，有天晚上，他看见父亲在办公室埋头抽泣。一个乡里干部告诉我，当年他时常看见父亲从县城机关回老家帮助我母亲干农活，有天看见父亲吆喝着耕牛耕田，犟脾气的水牛歪过头去吃青草，父亲挥动着牛鞭，牛却根本不听他的话，父亲对这个路过的乡干部倾诉：“一头牛也不听我的话啊。”听到这话，一个显得软弱怯懦又笨拙的父亲形象扑面而来。

母亲对我追忆父亲在世时的一些场景。那年母亲与父亲新婚，父亲带上母亲去县城照相馆照相，母亲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县城大街上，母亲怯生生地问父亲：“让你单位的同事看见了我，你不会嫌弃我这个农民吧？”父亲拉紧了母亲的手，无声之中已经表明了他的坚定。这张新婚的黑白照片，在父亲年迈时，他时常从家里老影簿里拿出来，眼神怔怔地看了又看。母亲还告诉我，父亲过了80岁以后，与母亲时常半夜睡不着，父亲就要母亲去把那些银行里的存折拿出来反反复复清点，计算着到期以后的存款本息，父亲叹息说：“哎呀，还是没多少钱，我们得给儿子多攒一点，让他少为钱操心焦虑……”

在这些断断续续的叙述中，在记忆针线的缝缝补补里，在对父亲零零碎碎的想象下，我努力地还原着他的真实模样。但我知道，这只是父亲一生之中的若干片段，他那苍茫的一生，好比我在大地抬头凝望那滚滚云海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妈妈说我是客

□泥文

等单位放假的时候，春节已经到了。紧赶慢赶到家时，妈妈正在灶头上用火钳烙猪头。这场景在家乡只有年关才会出现，但我搞不清它的具体寓意。反正猪头炖好了，先把它装在盆里，拿上冥纸香蜡到逝去的祖辈坟前走一趟。虔诚地微闭双眼，双手合十给祖先来个三拜九叩；不“古董”的，将盆一放，燃上纸钱、香蜡和鞭炮就走人。再就是来到土地庙、地坝边和猪圈走上一圈，这在我来说，有点难为情。毕竟我是见过“世面”的，这一套在我眼里简直就是一种落后。是以，在第二天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妈妈领着她的孙子我的儿子去了，我却纹丝没动。

两个妹妹早已出嫁，我小家三口长年在外面，屋里就剩爸妈拾掇，房间里的摆设就有些杂乱，我记得在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妈妈是一个对任何事都很认真而细致的人，比如我们的衣服脏了，纽扣掉了，那扫帚用后没归还到原处，或者说是我刻意将裤腿拉下挡着的伤处，什么时候的事从来都逃不过她的眼睛。而现在……我在想，她是不是真的老了？

妻子要动手，围着灶头帮妈妈打理过年时用的器皿和菜肴，而妈妈不让，她说，你去玩吧，就回来这么几天。我站累了，想坐一下，一转眼睛，发现除了常有人坐的凳子，其他的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。得收拾一下，这是每逢过年过节必做的事。可我又怕把衣服弄脏了，春节那几天走亲戚就不成样子了，那样的话会很难堪，带来的效应肯定是让人看不起。

看着妈妈忙里忙外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我提着凳子，用水边洗边擦，我一会儿打整一下凳子一会儿又清理一下衣服上面沾上的灰尘。妈妈看到了让我不要洗了，衣服弄脏了。反正这个凳子用破布擦擦还不是一样坐。

凉鞋鞋、胶鞋、扇子、衣服、塑料袋、蛇皮袋……散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，我想把它们归纳一下，就一股劲地往一个箩筐里塞。或许是妈妈看到了我那尖着两个手指的样子，又或许是妈妈认为这样到时不好找到要用的，她走过来，拿过我手里的鞋子笑着说，你去玩吧，我来。

我从包里拿出自己在外写好的春联，这是为了省钱，自己才提笔的。我知道我的字写得不怎么样，但这种气氛还是要有。前些年，妈妈看着我写的春联，尽管在行家眼里怎么看都别扭，但她总是乐呵呵的，眼里还有骄傲和自豪的光。就为了这，我每年都不忘提笔乱画一通，虽然现在村庄里一般都是从镇子上买那种印刷体、大气的春联。我向妈妈要米汤，妈妈说，你帮我吧春联放那里吧，帮着写了，其他的你就不要管了。

团年了。记得小的时候，妈妈说碗要端好，筷子要拿好，不要让碗筷落到地上，自己要吃点什么就夹什么，不要说话。我也这样要求儿子。可妈妈好似把这些忘了，她一个劲地往我、妻子和儿子碗里夹着各种菜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她只是对我家来的客人这样做过。我们碗里堆满了菜，半天都不需要自己去夹菜了。妈妈说，你们夹菜吃啊，一年到头就回来这么几天。我说，我们的碗就差打围席了。妈妈笑着不说话。

我想喊妻子和儿子到田边地头去转转，妈妈立即制止，有什么好看的，别弄脏了鞋子和衣服。她把茶几和凳子端出来，瓜子花生茶摆上来：就在地坝里坐坐吧，坐了车，一个晚上怕还没复原。如果真坐着不舒服，就去找你童年的伙伴们玩玩吧。

大年初一的早上，太阳露出了脸，这在下过雪后的乡村，人人都受了影响，精神显得格外的好。一个好的开头啊，我穿衣起床，看到屋里屋外都是那样明净。我想起了昨天晚上大概是凌晨一两点钟屋子里都还有轻微的响动，那肯定是妈妈在趁着时间打扫和整理吧，她仍然用一个干净的环境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假期有七天，除去两天坐车的时间，实际上认真在家玩的时间是可想而知的。春节要走亲戚，这是约定俗成的。在这时，大概如我的人都会真正体会到时间的短暂。在走的那天早上，妈妈终于说出了那句话，你们这是回家来做客的啊。尽管她的脸上尽是慈祥的笑，但我知道说出这句话她心底里是酸涩的。我也说出了这几天听邻里说的话：你们就不要做别人的土地了，自家五个人的够你们做了。都七十多了，不要老是想着我们挣个啥，自己身体健康才是真的，我们外照顾不了你们。

妈妈呵呵地笑，我们知道，做这点土地还能行，你们不要嫌屋里脏，今年年底早点回来看看吧。

妈妈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，最后站在那个通向县城的路口，目送我们远去。敢情我们真的是客，从我不愿接触灰尘，从妈妈不让我整理屋子，从那些往我们碗里飞的菜肴里，我们是妈妈的客，村庄是我们临时停靠的驿站。

这似乎不是妈妈的错觉。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)



能懂的诗

父亲的酒杯

(外一首)

□黄裕涛

白色而粗糙的瓷器
盛满矿山最精彩的故事

那些弯弯曲曲的煤巷
群星闪烁，矿灯不辨昼夜
寻找一块煤，是一生最崇高的事业
抛弃一块石头，是最果敢的选择

用滚烫的汗水汇成奔腾的河流
还酿出了黑色的美酒
那双明亮的眸子
闪耀着万家灯火

寂寞撑满酒杯
咀嚼着自豪，父亲一饮而尽

父亲没用过手机

也许是嫌贵
也许是嫌操作复杂
父亲一生都未用过手机
买了也不用

搬缙有鱼了，种菜收获了，好消息来了……

父亲徒步两小时，送到我家里
——手机贵吗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